

北大 2005

北大年选 批评卷

主编 张颐武 贺桂梅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 大 年 选

2005 张颐武 贺桂梅 主编

批评卷

2005

PIPINGJU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批评卷/张颐武,贺桂梅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北大年选)

ISBN 7-301-10525-8

I. 2… II. ①张… ②贺… III. 文学批评—中国—2005—文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837 号

书 名: 2005 批评卷

著作责任者: 张颐武 贺桂梅 主编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525-8/I·07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25 印张 449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说明

我们一直想编选一套代表当前文学创作实绩和研究进展的年度选本,一方面能体现当代文学在各个方面的最新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文学史留下最可靠的文学脉络。出于对年选工作的谨慎,确保年选出版的连续性,我们一直在探讨能够提供最有力保障的编选机制。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以集体的方式参与到“北大年选”的编选工作中,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一个集体的成果,体现了北大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和阐释力。面对着市场上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年选,我们有责任编选一套具有权威性、高水平的文学选本。在吸取同行专家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共出版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批评等五种,比较全面地体现文学的整体情况,这样一年一年持续地做下来,可以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对当前的文学建设也许有一定的益处,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时期的文学时,希望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文学参照、线索等。“北大年选”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体现了北大学者对文学现实的积极参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

北大年选编委会

2005年11月11日

导 言

张颐武

这里所编选的是2005年的一些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新的文学现象的思考和回应;二是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思考。这里的编选当然是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的,肯定无法全面地反映2005年的文学批评现状。但毕竟这是我们认真阅读和思考的结果,是我们和这一年的文学批评的进展共同成长的结果。虽然可能还有许多问题,但毕竟这个选本可以给我们一个再度审视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机会。我们和本书的读者一样,可以通过这部书了解2005年批评发展的趋向和走势,可以了解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深刻变化的一个侧面。这部书所透露的那些信息必然地提供给我们一幅关于当下中国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图画。从这一年的文学批评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和历史思考的若干轨迹。这些思考未必是已经完成的和已经成熟的,但它所显示的关切却也不可忽视。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文本了解当下中国文学的走向,也可以通过它们了解当代中国在剧烈的变化中的人们的思考。

2005年的文学批评和当下的现实创作一起向前运行。文学批评对于新的作品和新的文学趋势的分析和探讨的功能一直在强化。书评和作品研究当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它对于新的现象和新的作品的直击式的反应,对于文学文本的流传和阅读都具有高度的影响力。由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文学作品的生产一面是越来越市场化,市场的压力对于文学写作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这使得文学的形态发生了不少深刻的变化,如近年来长篇小说越来越成为文学的中心,而“新时期”曾经独领风骚的中短篇小说却伴随着文学期刊的衰落而呈现颓势,越来越

难以引人注目。另一面文学出版也变得容易,大量的作品可以得到发表,而网络的兴起又使得作品和公众之间不再需要出版的中介而直接和读者见面,这使得文学作品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一直在持续,使得读者的选择难度加大。这就对于作品的批评提供了巨大的需求。批评一面是学院中专业的工作,它有自己的理论的关怀和学术的立场;另一面也是媒体和公众需要的阅读路径的提示,它有它对于读书界和大众的影响力。两者当然有所不同,也可以由此显示出不同的批评走向的差异。往往学院式的批评注重理论与知识的积累和对于问题的宏观性的思考,而实用性的批评则关注作品本身的趣味和作用。但两种批评都有一个共同的走向,就是面对新的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系列的新的问题。我们发现文学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今社会的问题,无论是具体的新作品的评论还是对于今天的新的创作趋势的分析或是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再思考,其立足点都不得不面对当下急剧发展的新的中国的历史情势。

本书的关注点正是2005年显示的新的批评的形态所表现的新的中国的种种复杂的面貌,2005年是一批当代著名作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新作品的一年。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遍地枭雄》、王蒙的《尴尬风流》、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毕飞宇的《平原》、余华的《兄弟》等等,作者都是一些“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受到了批评界的关注。本书也编选了一部分评论和分析的文章,试图让读者从这里看到小说发展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其实2005年的文学中还有不少新作家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李师江的《逍遥游》、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顾坚的《元红》等作品,也都引起了关切。而奇幻小说的崛起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萧鼎的《诛仙》就是一部受到欢迎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批评还相当缺乏。在选本中也没有反映,这说明人们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我们现存的文学制度之内。我们的思考仍然放在这一方面。

从议题的角度观察2005年,我们选择了三个我们认为重要的议题作为专题。有关张炜的文章《精神的背景》引发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延续,但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已经难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但仍然在文学界内部形成了讨论。这显示了在文学界这一问题还未完全清晰。这里的

议题涉及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物质生活满足的关联以及中国社会的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过 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充分的现实的回应。这一议题不再像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样激起巨大的反响,也并不奇怪。

关于“底层”的讨论变成了文学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成为当下社会的难以擦除却无法摆脱的困难。它激发我们强烈的不安、同情、关怀和苦闷等等复杂的感情。底层的存在和它的言说,变成了一个当下难解的问题。如何观察底层?如何表达底层?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却也是一个文化想象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在现代历史中的深刻的记忆,又是我们在当下现实中面对的具体而微的挑战。它既勾起我们丰富的情感,却又不得不进行理论性反思。它是所谓“左派”激活自己的想象的源泉,又是公众关切的中心,于是“底层”的话题变成了似乎无所不在的新的文学的焦点。“底层”如何浮现、如何被书写一时间变成当下文学难以摆脱的问题。有关“底层”的表达基本上有两项必然的思考的方向:一是点明“底层”的贫困状况和困苦处境,强调“底层”的被损害和屈辱的地位,凸现“底层”在社会中被压抑的地位。二是显示底层的不满和愤懑,彰显底层的社会批判性。2004 年发表的曹征路的《那儿》就成了底层文学的旗帜性的著作,受到“新左派”批评者的高度关切就是一个“底层”文学复兴的明确征兆。最近关于“底层”的讨论其实就是以这一篇作品作为几乎唯一的例子来论说“底层”的巨大的意义的。这部作品不可思议地成为了所谓“底层”想象的关键性作品。实际上,底层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淡出过,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中的不少作品、90 年代小说中的如谈歌等人代表的“社群文学”以及梁晓声等人的作品,都对于“底层”,或者在中国急剧变化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所表现。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提出对当下现实和中国发展路向的新的思考和深切的质疑。《那儿》的有趣之处是它选择了一个激情的表述,这似乎很好地接上了在 20 世纪中国一直是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的传统。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再思考。首先,这里有一项难以解释的矛盾是有关“底层”的讨论中似乎从未被提及的,这就是中国急剧的经济成长使得中国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无论官方的统计还是国际性的统计资料都显示中国的反贫困在

2005

最近 20 年中的成果是异常坚实的。从这里看来,似乎贫困问题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重。文学的焦虑和当下所显示的现实之间的反差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而且不能忽视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的景观,底层的存在乃是一种绝对的、具有异常高度意义的表征,但是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却似乎变得并没有当年重要。这一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损害从未得到有效的弥合。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有了和百年的屈辱和悲情告别的历史机遇。过去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都不会仅仅是一个阶层或一些个体的命运,而是中国的悲剧命运的投射,每一个底层人民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但在今天底层的生活好像已经和民族的困境脱钩,变成了一个特定阶层和特定个人的命运。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再是民族屈辱的象征性问题。当下的讨论似乎也还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一讨论和当下社会的热点紧密结合,提出了许多积极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最近开始出现的“打工文学”乃是我们想象的“底层”来自自我表达的尝试。其中充满了一种对于自身力量的肯定和相信中国发展提供的机会的乐观,和“底层文学”构成了对照。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既是热点问题,也是近年来持续争议的问题,它凸现了文学界对于自身的焦虑,而这一讨论又和关于“底层”的讨论在 2005 年有了一度的交集,值得我们关切。我们一直期望有完美的“纯文学”,无奈焦虑的时代永远牵动着文学提供见证。今天文学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它的社会功能被电视剧和流行书刊等等大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索。它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表征。“新文学”原来承载的沉重的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文学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性的客观的基础。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是说文学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根本的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文学并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这个变化其实正是提出了有关“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另外一个方面,所谓

批评

“纯文学”的追求也变成了一种超验而唯美的话语。这不是文学的过错，而是“新世纪文化”新的语境已经超越了五四开始的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我们所遇到的所谓“纯文学”的讨论其实正是对于“新文学”的终结的巨大的焦虑。人们发现了“新文学”的能量已经开始耗尽，于是希望它能够再度辉煌，于是将问题归结为“纯文学”脱离现实。这其实不是“纯文学”的问题，而是在“新世纪”“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新的思考。

在这些热点问题之外，这部书也力图关注当下的诗歌、散文等各种文类的作用，选入了一些对于文学史的新问题有独特思考的文章。我们试图以这一部书作为大家切入文学的 2005 年的“路线图”，希望它能够成为文学的无限度发展有所助益。这部书的编选比较仓促，肯定有不少漏洞。这些当然期望读者的批评。我们要感谢所有入选文章的作者，正是他们的工作为这部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观点和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这部书由张颐武和贺桂梅组织编选，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季亚娅、魏薇、王斌，博士生师力斌、史静、刘稀元、张冲都付出了辛劳，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部书是大家共同劳作的结果。我们希望它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并对他们有所帮助。

目 录

导 言	张颐武 (1)
-----------	-----------

一、作品批评

读《小学校》	王光明 等 (1)
狂飚为我从天落	韩毓海 (15)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	谢有顺 (32)
是高峰,还是低谷	李建军 (53)
农具的隐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焦虑	陈树萍 李相银 (71)
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	贾平凹 郜元宝 (80)
上海出租车抢案	王德威 (87)
当技巧已成往事	王 干 (93)

二、文学史研究

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李 杨 (96)
写在“伤痕文学”边上	旷新年 (107)
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	程光炜 (121)
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	臧 棣 (134)
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	孙晓忠 (145)

世纪之交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乔以钢 (164)
“散文批评研究”笔谈	范培松 等 (178)

三、文学现象批评

由“玉女忧伤”到“生冷怪酷”	邵燕君 (193)
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刘复生 (209)
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徐敬亚 (220)
影子批评	黄发有 (264)

四、焦点：文学的当下处境

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	张颐武 (276)
伟大的中国小说	哈 金 (291)
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	孟繁华 (294)
期待现实重新“主义”	曹征路 (302)
新历史语境下的“文学自主性”	洪子诚 等 (315)
小说的当下处境	王安忆 (330)
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 其他	李 陀 苏 炜 (337)

五、焦点：精神背景

精神的背景	张 炜 (358)
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	陈思和 王晓明 等 (368)
精神如何对现实发言	赖洪波 (385)

六、焦点：书写底层

“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	陈晓明 (391)
“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张清华 (408)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柳冬妩 (417)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薛毅 (448)
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	张未民 (462)

读《小学校》

小学校

雷平阳

去年的时候它已是废墟。我从那儿经过
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味。那是夏天
断墙上长满了紫云英；破损的一个个
窗户上，有鸟粪，也有轻风在吹着
雨痕斑斑的描红纸。有几根断梁
倾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
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也算是奇迹吧
我画的一个板报还在，三十年了
抄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
而非童心！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
一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不过
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
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

王光明：历史理性与个人情怀

多年前读过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一名宇文所安)的《追忆》,是一本讨论回忆在中国诗文中的特殊功用的书,大意说西方文学传统的出发点是对真实的模仿,注目于意义与真实;而中国的传统诗文则爱好记忆的追寻,试图填平时间、消逝和记忆的鸿沟,呈现与品味昨日的时光。他说:“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

雷平阳的《小学校》所处理的题材也是已经成为废墟的记忆,但这首诗所表现的却不是对尘封土埋的少年记忆的单纯的缅怀,不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旧恨新愁,甚至不是现代人充满理性精神的分辨与“反思”,而是注意捕捉记忆与个人生命的关联,表现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复杂性。在这首诗中,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废墟”这一意象:它首先当然是时空中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是被历史理性所否定的教育方式,时间跨越了它,把它变成了断垣残壁,历史也否定了“弥漫着火药的气息”的“引领过我的思想”,因此,无论在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上,它都是废墟。然而,在个人的历史中,却是与生命须臾不可分离的经历,有着铭心刻骨的少年记忆。正是这种历史理性与个人情怀的矛盾,驱使着诗人把紫云英“种植”在断墙与恶臭之上,让断梁上的黑木耳与记忆中孩子的欢笑拼接在一起。

废墟是不美的,废墟上的花朵却是美好的。或者说,成年理性所否定的东西,却不见得是个人感情可以完全抛弃的东西,这就是作者从三十年前的黑板报中发现“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的原因,也是在结尾提出尊重历史存在和个人情感,“用不着落井下石”的原因。当然,敞开历史理性对个人感情的排他性和遮蔽性,并不意味着要进行价值翻盘,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伟大与不朽,并不是让他的主人公在矛盾中做出了决断,而是道出了存在的两难:“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沈 奇：平实与空茫

一个世界已经死亡，散发着“废墟”的“呛人的气味”，为记忆所认领；另一个世界尚不清楚，或许到了也是废墟，另一种形态的废墟，有待现实的证明。生活期待创造、期待激情与奇迹的降临，但却始终只是重复地存在过。过渡时空，暧昧的间歇，郁闷的夏日，一段平常而又平静的往事之追怀，散发着怅然的意绪。

这是一首素朴、明净的短诗，写景、抒怀，上下两层，线性结构，读来平顺无奇，却有清晰的印象留住读后的回想，不会轻易忘却。单纯的诗，以及一切单纯的美，总有这样的效果。日常选材：废弃的小学，童年的记忆，寻访者的心绪，近似“成长日记”一类的题材。但诗人处理得不俗，未落伤感抒情加理念指涉的老套，只是让意绪牵动语感去展现细节，让语感代替思绪去寻找更深的思绪。这语感也很日常，如一篇小小的记叙文，说话式地低语着，只以本色的肌理呈现存在的真。只有一个意象：“……几根断梁/倾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黑木耳/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因了比喻的贴切使全诗的语境有了跳跃与亮点。将记忆中童年的笑声与现实废墟中的黑木耳联系在一起，三十年时空的转换，没有比这更形象的了。当然，这形象并不特别，且容易导入“青春挽歌”式的套路，物是人非（在本诗中应是物非人也非），哀婉忧伤一番。在这一点上，自第三代诗人后，青年诗人们大都显得很成熟，宁落平实，不着矫情。此诗守住客观陈述的基本语感，让外在叙事与内心叙事互为镜像，只体现一种心境，不作或“情”或“志”的明确指涉。诗至后半段，由一块三十年了还在着的“我画的一个板报”，引发一些思绪，似乎要“言志”了，好在依然只是“思绪”而未升华为什么“思考”，且妥当地停留在一种悬揣意味的状态中，以一句“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作结束，恰到好处。

但这种看似超然达观的心境，又颇让人猜疑。关键在那句与结尾句既有上下文关系，又有内在关联的“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那“思想”曾“引领”一个孩子在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荒诞的时代里，抄录充满“火药的气息”的文字，“而非童心！”诗中在此所用的触目的惊

叹号似乎要强调什么,但后续的思绪却又显露出一派与现实认同、与命运握手言和的心境。可如此之后,我们又将立身于何处?或许这心境正是诗人要质疑的东西,“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曾经的激情印证着此时的空茫,不管那激情是因何点燃——悖谬中的歧义,平实里的虚幻,一首小诗有如许引发且难忘,已属成功之作了。

李 震:灵魂的歌唱:从疼痛到悲悯

这是一首尤其需要细读的诗。因为从外表看它比较平淡,就像一个貌不惊人的人一样,只有深入接触,才会觉出其内在的性格。的确,这首诗在语言层面上没有什么惊人之笔,甚至有些过分散文化了。但仔细品味,却能感到一种来自记忆深处的隐痛。

“我”三十年前就读的“小学校”,在每个读书人的经验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童心和童趣的乐园,它给人留下的记忆应该是单纯、美好,富有想象力的。然而,诗人面对的“小学校”却早已是一片废墟,残留着诗人童年痕迹的院墙已成残垣断壁、窗户上落有鸟粪、描红纸上雨痕斑斑,甚至屋梁都已倾颓。虽有轻风依旧,却也见不到童年的影子,大有唐代诗人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叹。所不同者,便是“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两句,这里将“黑木耳”和“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两个异质事物同构在一起,标明了这首诗的现代特性。

如果说,这种废墟上的怀旧是许多人的共同经验,并无个人特殊性的话,那么,这首诗的第二层意味,便是来自“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的特殊经验。诗人在废墟中发现了自己三十年前画的板报,而且从中嗅出了他童年时代的“火药的气息”。这种来自特殊年代的特殊气息,与那个时代诗人本来应该有的童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诗人终生的自我矛盾,构成了诗人今日的又一个痛点。

一个充满童趣的乐园在时间的风雨中变成废墟,一颗单纯快乐的童心被时代的硝烟熏染出火药的气息!诗人的隐痛来自记忆的深处,轻微,却内在、持久。

真正见出诗人精神品格的是,这种内在而持久的隐痛并没有化作仇

恨的火焰，而是升华为宽容和悲悯。这是由最后两个句子表达出来的：“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这两个看似其貌不扬的句子，却将“小学校”这个小小的“废墟”暗渡为一个时代的大大的“废墟”，诗人的悲悯也由此变得更加辽阔而广泛。

在我读过的不多的几首雷平阳诗歌中，这首《小学校》尽管短小素朴，但却能够体现诗人一贯的写作立场，即似乎不太执著于经营语言，而是注重内心体验的深度，尤其善于捕捉记忆深处的某些痛感，而且往往能够将其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悲悯。记得雷平阳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过大意为这样的一句话：“诗歌是我灵魂歌唱的最佳方式。它永远不会熄灭。”（对不起，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这种立场，在“诗到语言为止”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纷纷放弃灵魂追逐物欲的 20 世纪 90 年代，应该说是有一定独立性的。

陈 超：低回徜徉后鬃毛的抖动

雷平阳的《小学校》从立意到结构都是不错的。这么说并非是我分别肯定这二者，而是说这二者（立意/结构）是同步发生的，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我读到过许多诗，立意独特，但没有好结构；另一些诗，结构不错，但似乎不值得为那个无聊或干瘪的立意使用之。非常遗憾，写诗这件事并不比画画容易。

这首诗是将“怀旧”与“当下”的感悟扭结一体表达的。由于雷平阳是云南乡下出来的小伙子，我打趣地将这首诗中的“说话人”比喻成一头云豹。诗中那徐缓而坚定的语势，像是豹子踩着柔韧的趾垫儿在走。诗中充满鲜润和破败感的小学校场景，像是映照在豹眼中，真切而又恍惚。诗中迂回盘绕的节奏和心思，既有豹子的机敏狐疑又有豹子的木讷和天真……这只豹子在旧地址低回徜徉，安静而伤怀，就要、就要……沉入习见的“趣味”写作……就要落入俗套啦……

突然，它（他）的双眼一睜，鬃毛猛地抖动，写出了最后四句。这四句，使结构犹如峰回路转或异峰耸起，恰当而有力地打入我的眼眸。在此，我内心的云豹也复活了，涌出一股“呛人的气味”。我很理解耿占春